

· 金盾系列丛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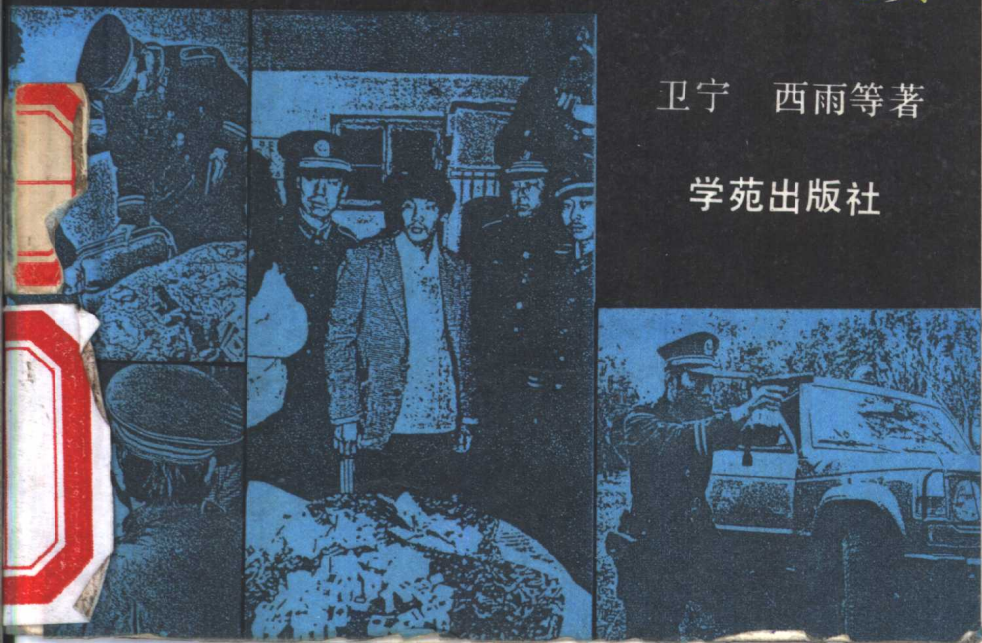


污染社会的人

——公安部11·13行动纪实

卫宁 西雨等著

学苑出版社





污染社会的人

——西安原址——1979年纪实

王宇 刘国栋 著

华闻出版社

·金盾系列丛书·

污染社会的入

——公安部 11·13 行动纪实

卫 宁 西 雨 等著

学苑出版社

11/13

责任编辑：沈兆平

封面设计：张安

插图：李鸿飞

污染社会的人

——公安部 11·13 行动纪实

卫宁 西雨 等著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颁赏胡同四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水电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8.375 插图：6幅 字数：185千字

印数：1-35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77-0240-5/G·210

定价：4.00元

出版者的话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也是人民生活安宁幸福的要求。但是，如同一切良好愿望一样，要使之变为现实，还必须努力消除阻碍它实现的障碍。

违法犯罪活动，无疑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凡是主张中国社会稳定者，无不主张严厉打击之。

这就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中主要有哪些违法犯罪活动？

它们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它们有些什么新特点？

它们采取什么新形式？

它们的分布、流播情况如何？

它们采用什么样的欺骗手法、作案手段？

它们的危害到了什么程度？

.....

不了解这些，善良的人们不消说不能与之斗争，甚至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它们设置的圈套、陷阱里。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这套《金盾系列丛书》。本丛书不仅仅是对光荣的公安干警的赞颂，也是为了

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新形势下违法犯罪活动的识别能力。

既然本丛书旨在起到这样一种宣传教育作用，那么“纪实性”理当成为本书的第一特色。所以，我们约请的作者，都是政法界的文学工作者，丛书披露的，也都是真人真事，只在必要的地方作了“姑隐其名”的处理。

愿本丛书成为你知法、守法和用法的益友。

学苑出版社

望决糖除六害
建设精神文明

一九九零年九月

翁雷



目 录

- 赌海浮沉**
晓 周 (1)
- “黄精灵”的诱惑**
卫 宁 (44)
- 没有疲软的性商品**
西 雨 (83)
- 被拐卖的女人们**
文 丹 (124)
- 疯狂的骗术**
毕重谦 (168)
- “8911”特大跨国贩毒案侦破记**
徐雅雅 (238)

赌海浮沉



晓 周

奔涌不息的历史长河，激荡着气势磅礴的巨浪狂澜，欢腾的浪花演奏着历史的主旋律。在改革开放的滔滔大潮中，弄潮儿勤奋地播种着肥沃的春天，收获着灿烂可人的金秋。然而，一块块力图阻挡大潮的顽石巨岩，横陈江心，形成了一个急湍的回漩，把春的希望和秋的喜悦扯下一块，腐烂在黑色的漩涡中。

这黑色的漩涡，就是中国“六害”之首——赌。

(一)

紫禁城下的“遗书”

1989年11月14日凌晨，在除“六害”宣传声势正猛，犹山雨欲来之际，北京市崇文区46岁的个体户赵某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伴着孤独、寂寞、悔恨及对尘世的留念，吞下了100片安定、200片安眠药，并打开了塞满煤球的火炉盖……

他，留下了一封洋洋千字的遗书，在紫禁城下不令人注目的一角。

这封浸渍着泪水和悔恨的遗书写道：“我的一切全完了，赌博把我送上了绝路。这几年我积攒的10多万元存款全都输光了，父母不认我这个儿子，妻子新春也跟我离了婚。我没有了家庭，没有了希望，也没有了做人的尊严，一切都没有了。我恨自己，恨那帮赌徒。是赌博害了我……”

这是对赌博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血泪控诉。赵某在遗书中叙述了赌博是怎样使他一步步堕落，一步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

我原先在北京市第二化工厂工作，1985年辞职干了个体。先是跑广州倒腾衣服，赚了几个钱。1986年在东花市斜街办了个“福乐”餐馆。在我妻子和女儿的帮助下仅仅一年功夫就赚了3万多元。以后，我又在西花市小市场摆了一个服装摊和一个煎饼摊。前后共赚了10多万元。饱暖生闲事。有了钱就不知怎么好喽。常去我饭馆和摊上的一帮赌

徒盯上了我，撵掇我“搓麻”。开始5元、10元一盘，一夜顶多输个百儿八十的。当时我想，反正手里有的是钱，这点小数算不了什么，挣钱不就是图个乐吗？一来二去就上瘾了，有空就“搓”。慢慢地，瘾头越来越大，几天不“搓”，便觉手痒。1988年初，我跟这帮赌徒到外边见了几次世面，看他们一赢就是几千元，上万元，心想这也是一条发财的路子。就这样，在他们的引诱下，我上了贼船，梦想不费力气通过赌博发大财。我是真押真赌啊。开始赢了几千元，便来了情绪，赌兴更浓。哪里知道这其实是赌徒们玩的“猫腻”，赢的钱还没捂热乎就又全都输了回去。我不服气，还是赌，心想，我“腰里横”，不信赢不过他们。可没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输掉了所有的大约10万元存款。我输惨了，但仍然梦想着能捞回点本钱，最后把饭馆也押了出去，家里的6个金戒子和2条金项链也让我偷着卖了，可还是没用，没多久又都全输光了。我爸爸气得骂我是“败家子”，和我断绝了关系。我爱人三天两头跟我吵架，骂我“狗改不了吃屎”。但我已经改不了了，像着了魔，几乎天天赌，越输越赌，越赌越输。

今年初，我手气不错，在赌场上赢了几千元。我觉得运气来了，捞钱的机会到了，想趁此机会大捞一把，整日泡在牌桌上，有钱就赌，输了钱借钱也赌。可是好景不长，2个月又拉下1万元的亏空。我妻子看我不思悔改，日子没法过下去了，就提出要与我离婚。当时，我一门心思全放在赌博上，心

想没有她反倒少了个累赘，就跟她到法院办了手续，女儿也归了她。这回可好，家里除了我自己，就剩下一屁股的债。妻子一走，那帮子赌徒来得更勤了，彩电、冰箱、煤气罐都让他们赢走了，最后连大衣柜、双人床也让他们拿了去。我又借了2万多元继续赌，这时的我，已失去了理智，仿佛只有赌才能让我忘掉一切。没多久，借来的2万多元又进了赌伴们的腰包。10月初，我把自己的住房以17000元押了出去。我知道这17000元的份量，如果这钱也输了，我可就连个窝都没有了。揣着这笔钱，徘徊在赌场门外，我好长时间没敢去赌。可禁不住那帮赌徒的不断纠缠，我最后忍不住还是上了赌桌，结果2天就输掉了这17000元钱。我梦想通过它翻本的妄想最终彻底破灭了。我不但变得一无所有，而且债台高筑，连个存身的地方也没有，只有债主们越来越严厉的催逼，甚至扬言要“刺刀见红”。我绝望了，14日凌晨，在这间已经不属于我的屋子里，我吞下了早已准备好的安眠药……

也许是上天垂怜，还要给他一个回头是岸的机会，他没死成。当这名卷入黑色漩涡中的赌徒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后幡然悔悟，吞下大剂量的安眠药后不久，邻居们发现了，把他送进了医院。躺在医院那洁白的病榻上，从恶梦中醒来的赵某涕泪满面，叙述着深深的忏悔。

“我恨自己，更恨那帮可恶的赌徒。现在，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有一张血盆大口要把我吞掉。我现在才真正认识到赌博的危害了，它像洪水猛兽一样，谁撞上了就在劫难逃。”

赵某算是醒悟了，在黑色漩涡卷走他的一切、即将夺走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可是，家庭的温馨——妻子迷人的笑靥和女儿天真的呼唤，却永远地失去了，他真正变得一贫如洗。年近半百的他，输掉的不仅是金钱和房子，还输掉了自己的后半生。面对今后的寂寞、孤独和贫穷，他的眼中显现出一片茫然……

然而，赵某毕竟只是千千万万赌徒中的一分子，他的叹息，有多少狂热的赌徒能够听见？偌大的中国，11亿国民，赌徒何止万千？又有多少嗜赌如命而又执迷不悟、不思悔改的人正在走上绝路？

据有关部门统计，1989年全国查获赌博案件比1988年上升了45%；处罚参赌人员比1988年上升35%。1989年12月25日，对于日益猖獗，已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赌博等“六害”，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话会议，部署在全国开展除“六害”集中统一行动。在这次统一行动中，查处的赌博案件高居“六害”之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查处的赌博案占“六害”案件总数的54%，查获参与赌博活动的人员占除“六害”中被查获的违法犯罪人数的71%。这无疑给了紫禁城下的那封“遗书”以普遍的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岁末划上了一个历史性的“！”。

金黄色的“筹码”

赌博是一种钱与人的龌龊畸形的结合，同时，又以一种赌场的规则和道德——赌德，塑造着畸形的钱和畸形的人。在赌场，钱所代表的货币单位被大大“浓缩”，所代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被抽象了出来，再也不是商品价格的体现；而成为一种和赌徒心理相适应的金黄色的数额筹码。同样形式的

一场赌博，有的输赢三角五角，十元八元，有的则动辄一掷千金。赌徒的心理也被严重扭曲，强烈的对金钱的占有欲与不劳而获的思想，共同生成一种超常人和超理智的情感。人类天性中所共有的一些美好品质和道德水准在赌徒们的身上荡然无存，人性中恶的一面在赌场上恶性膨胀，使赌徒们个个暴眼突睛，面目狰狞。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考证一下，“赌”字本意即是“贝”（代表钱财）和“者”（代表人）的结合，也许古人就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畸形的现象。

据史书记载，赌博来源于古代的“娱乐”活动。《世说新语》中曾记载了晋人王君夫与王武子以射箭论输赢的故事，他们的赌资分别是一头名叫“八百里骏”的名牛和数以千万计的财富。这种“娱乐”活动，当时就已经以金钱和财富作为筹码，本质上与今天的赌博活动无异，只不过仅在富有的王公贵族间进行，尚未流行于民间，因而美其名为“娱乐”。文献还记载有唐代开国皇帝李渊与他宠信的裴寂经常昼夜赌博，太子李建成除了好酒色之外，也嗜赌如命的故事。可见赌博是最初始于宫廷而后流传到民间的。一些民间传统的娱乐活动，如斗鸡、斗蟋蟀等，起初纯粹是一种田间地头的健康游戏和娱乐活动，等到宫廷染指，则被加上一定的筹码，成为宫廷时髦的赌博活动。这些游戏再度从宫廷传回民间，筹码也被带到民间，使赌博活动在民间流传开来。从“孤注一掷”成为成语，便可以看出赌博在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赌博活动没有中辍，有心人不难史海寻踪，写一部中国的赌博史。历史上的赌博活动是否有几个高峰期，缺乏考证，笔者不敢妄言，但赌风大炽到了危害社会风气的地步，确有例可援。南北朝的时候，朝政昏庸，官场腐败，官僚吏臣各自中饱私囊，竞相斗富，一方面

广辟宅基，营建豪华府第，另一方面狂赌滥嫖，挥金如土。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官商赌客们常常故意输掉数十万金而开怀大笑，飘然而去。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在租界广开赌场、妓院，国民党政府熟视无睹，实际上已经使赌场合法化。从社会名流、政党要人到地痞流氓、青红帮等，不但时常出没于赌场，而且许多人还经营起赌场，赌风猖獗难抑。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党的富民政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很大一部分人率先富了起来，手里有了一定的积蓄。于是，过去在节日和闲暇时间进行的下象棋、玩扑克等健康的娱乐活动，慢慢地都融进了那“金黄色的‘筹码’”，钱，逐渐地渗入了几乎各种娱乐活动之中，赌博活动逐渐泛滥开来。而且，关于赌博的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许多人认为玩牌、打台球、玩麻将等不挂钱没意思，一天输上块儿八角、十元八元都不算赌博，于是“彩头”一词应运而生，来代表赌博中较小数额的筹码。由于赌博活动已经普遍泛滥，赌博之风遍及全国城乡，公安机关查处发生的赌博大案要案尚力不从心，对于这些带有“彩头”的数额较小的赌博更无暇顾及。在1990年初举行的某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官方权威人士说道：节日期间和工作闲暇，亲朋好友之间带有一定“彩头”的娱乐活动不在赌博之列。

金黄色的“筹码”具有巨大的魔力。近年来，在查获的赌博案件中，筹码和赌资较前些年普遍增长。80年代初期一般赌案的赌资仅仅是数元、数十元或数百元，而80年代末期却常常是千元以上，多者可至数万元、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赌博之风遍及全国，在某大城市，参赌者竟达百万人以上，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3.7%，而郊区农村参赌人数

约占农村总人口的44%。赌博已由过去的农闲时节的娱乐性小赌，发展到常年性的聚众赌博。赌博场所由田边地角、农民家中、职工宿舍发展到旅馆、餐厅、娱乐点、农贸市场、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参赌人员包括农民、职工、个体商贩、企业承包人、厂长（经理）、甚至教师、学生等等，其中也不乏党员和国家干部，造成全社会文盲不少、赌盲不多的局面。“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不赌不舞二百五”的顺口溜，虽说带有夸大的性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赌风之烈。

金黄色的“筹码”，疯狂地吞噬着社会的道德和文明，毁坏着一个个和谐温暖的家庭！

手铐，铐去了他的晚年

李汉，年近六十，1989年退休回了家。按理，他应该像所有离退休老人一样，在膝前儿孙们的簇拥下乐享天伦，安度晚年。但是，他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唯有一个嗜好：赌。过去在厂里有个工作消磨时光，只是在工余饭后，隔三差五地搓一回。现在退休了，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他反觉得空荡荡的，心里直闷得发慌，便又慢慢地萌发起赌博的念头来，牵动了压抑已久的赌瘾。

起初，他只是在公园街角，拉上几个同样退休无事的“同道”，聚在一起，小不溜地玩上几把。没想到赌兴日浓，一发不可收拾。后来老伴病逝，女儿出嫁，他干脆在家里摆开了地下赌场，招来各种各样的赌徒，公然聚赌。其中有个体户，也有拿工资的，有二十郎当岁的，也有年高发疏的。三教九流聚在一起，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赌，常常连续几个昼夜。邻居们睡不好觉，找上门来，第一次他道了歉，请

邻居原谅。之后，他倒有些不满，干脆稳坐牌桌，置之不理。对邻居们背后的指责，开始他还有些负疚，后来也就无所谓了。唯赌是乐，就连他自己的女儿，也因此半年难得踏进他的门槛。他不管这些，反而觉得这于赌博更方便了。反正他那里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赌友云集，倒也没有觉出晚年的寂寞来。

很多离退休老人，都有种花、养鱼、养鸟的习惯，以使晚年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因而也像爱惜生命似地爱惜自己的花鸟虫鱼。可李汉已一心扑在赌桌上，花盆里的文竹发黄枯萎了，阳台上鱼缸渐渐泛起了“鱼肚白”，他都无动于衷，赌得是那样的虔诚，那样的尽心竭力。尽管如此，他在赌场上并不得意，长年省吃俭用的积蓄很快输光，还欠下一大笔赌债。为了偿还赌债，筹集赌资，他开始变卖家产。一套极为走俏的红木家具，他百十元就丢给了一个收购旧货的小贩，半年前购置的冰箱，又被送到委托商行待价而沽……同时，他不再无偿提供赌场，而开始坐地抽头、“收税”，正式地经营起赌场来。

他是一个本身嗜赌的赌场老板，在他所拥有的这个认钱不认人的肮脏世界里，他始终没有能够积攒起属于自己的财富。开始每次聚赌，他总是输多赢少，经常输得干干净净，浑身剩不下一个子儿，赌博结束后，通过抽头、“收税”来挣取下一次的赌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倒也慢慢地变得“手熟”起来，赌技日精，而且时间一长，名声日盛，赌场也办得越来越红火，周围许多赌徒都认识他、倾慕他，希望得到他的青睐和赏识，能有幸出入他家“长点见识”。他的“声誉”在赌界似一颗夜幕中闪烁的贼星，逐渐升腾起来。

他在赌博之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善良的劝诫，女儿的